

手珠串串串住谁

仿佛一夜之间。
大街上的众多男女老少都戴上手珠,或木或骨或石或琉璃,它们盘绕在手腕上,闪烁着各异的光芒,或内敛,或拙朴,或晶莹,或典雅……
一个朋友开玩笑道:如今,上大街随便拦住十个人,撩起长袖一看,起码有两三个人戴手珠。呵呵呵,是的,身边的许多朋友都戴上手珠,以至于我甚至产生错觉,自己游走在众多的手珠之间。

一个写诗的朋友,戴着一串猫眼石,在灯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,亦如他的诗歌。

一个卖茶的朋友,戴着一串沉香手珠,所经之处,散发着千年古木的幽香。

一位漂亮的女性朋友,收起金手镯,戴上好几串紫檀手珠,她说,是寺庙里开过光的,好保佑自己出入平安……

手珠,我也戴许多年了。有好几串戴久了,线绳断了,珠子像心事一样散落满地,便小心地拾起放进抽屉一角,尘封起来,不愿再惊扰。如今,我左手腕上还戴着三串手珠,一大两小。它们都是寻常的楠木做的,价格不高,好友送的,然颗颗深褐,圆润,饱满……

据说,手珠是从佛珠演变而来。这我相信。

佛珠,本意为“弗诛”,佛教徒们借以提醒自己不要诛杀生灵。倘若真如是,倒不失为一种美好的祝福。

不过,我更喜欢“手珠”一词。它撇开宗教的寄寓,只为喜欢而存在。

我甚至看过不少信奉其他宗教的人士,戴着手珠,喝茶、提包、签字、拿物时悄然露出一点点。在他们心中,手珠与佛无关,与宗教无关,



只与心灵同在,与欢喜共生。

是的,许多人都把金银手链、翡翠玉石手镯收起来,改戴上各式各样的手珠。或许,金银太耀眼,因而显得太外露了吧;或许,玉石太易碎,因而常常带来过多的小心与不便吧。手珠则可以免却许多烦恼,可贵可贱,质地各异,形状多样,选择多种。昂贵的,可以深藏起来,仿佛一位大隐于市的高人,不会引人侧目,自然而然地融入市井,犹如水消失在水中;低贱的,也可以淡淡地流露出不一样气质、个性,可令人悄然接纳,不致心生反感与厌恶。

人,生性喜欢自由,可是为什么,那么多人会欣然地戴上手珠呢?！手珠串串串住谁,想串住什么呢?！

若想显摆,可戴手表那么粗的黄金手链呀?

若想个性,可戴海盗骷髅头标志的个性手饰呀?

若想时尚,可直接系一条漂亮的色丝带呀?

为什么,那么多人不约而同地

戴上颜色决不鲜艳、形状决不出格、价格决不昂贵的手珠呢?！

或许。那些戴手珠的人,都希望带来一丝古朴的气韵、几抹典雅气质吧。那么,古朴与典雅的背后站着什么呢?我想,该是她吧——平静与安宁。只有平静与安宁的心,才能流露出古朴与典雅的气韵来,不急不躁,从容淡定,把日子过得芳醇悠长,把岁月洗得洁净清澄。现代人太忙、太急、太累了。于是,我们便奢望能静一静、停一停、歇一歇,把身上的烦躁涤净,把心头的苦恼洗清,然后轻装上阵,走向前程。于是,我们需要一种仪式,需要一个物品,贴近心灵,它与荣辱成败无关,只与灵魂心意相通。

于是,心灵选择了手珠,手珠贴近了脉搏。手,是人身上最灵活的部位,它总在我们眼前反复出现,那手珠便像一位智慧哲人,静默含笑地时刻提醒你:别急呀,慢一点,静一点,好好地过好每一瞬,每一天,每一年……

我想,是这样的,一定,是的。

放牛

路过生产队队屋的旧址,忽然想起以前放牛的事情来。

家里从来没有养过牛,本来都不用放牛,只是那年初中毕业后,在生产队参加劳动,大约一个来月要轮流一次放牛。生产队里养的水牛是用来耕地的。如果生产队里有病人需要长期照顾,那就让生病人专职,也就没有放牛的机会。

那时,生产队的农活一年干到头,天天要起早摸黑地劳动。于是,社员们都把放牛那天当作休息日,特别是农忙时节,大家都披星戴月地累死累活,放牛的人却优哉闲哉,晚出早归,实在惬意。

尽管我有些怕放牛,但是这么轻松不用下地,自然不愿放弃。前一天放牛的人会把牛栏间的钥匙和割草的镰刀,在晚上送交给后一天放牛的人。生产队里的水牛就关在队屋后面的牛栏间。牛栏间很低矮很狭小,总是很臭很脏很阴暗,里面一般有给牛吃和给牛睡的稻秆。

给牛栏间开门心里头总是非常紧张,生怕庞然大物的水牛会突然窜来。平常见过水牛在路上、田野上狂奔疯跑的情景,那是大人都牵不住追不上,何况十几岁的小孩子,有时候还会伤人、损坏庄稼,够人胆颤心惊的。

开门进去,还有更紧张的活儿。先要拿绳绳栓牛鼻子,要想方设法引诱牛到栏门边,有时候就用稻秆。摠住牛鼻子中的铜锁,在

铜锁上打上死结,然后拔出牛栏杆,人胆怯地牵着,那牛的庞大身躯总是一下子奋力地跃出来。路上最怕两牛相遇,或擦肩或迎面。牛见了牛为什么那么喜欢斗?两头牛顶撞起来,可不是一般人能拉得开的。

不知道是摔怕了还是别的原因,有的田岸之间铺的石板,任凭你怎么拉绳绳,水牛就是不肯过,这就让孩子伤透脑筋。只好将牛牵到两田岸的最狭窄之处,自己先跨过去,再让牛一跃而过。

最舒心的莫过于牛在田岸上乖乖地吃着茂盛的青草。虽然没有骑在牛背吹响横笛踩着夕阳的诗情画意,但远远地拉着牛绳绳,看着一望无际的田野可以自由地遐想,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负担的悠闲。有魄力的大人,还会索性将牛绳绳挂在牛背上,任牛自由吃草。

上午把牛牵回去关进栏里后,还要挑着竹筐到田野上割草。平时都没有割草,割起来很是外行,要装满两竹筐费时又费力,那锋利的镰刀碰到手指可不是闹着玩的。只好尽量让割下的青草蓬松起来,挑着走路的时候尽量慢步不晃动担子,不让青草聚集一团。

盛夏下午放牛,要先让牛在河水里游泳纳凉。回归之后,要去提水倒在石牛槽里,要给牛铺垫稻秆。少年时代屈指可数的几次放牛,就这样亦忧亦喜印记在人的脑海里中。

带母亲去看病

母亲患上血小板增多症是两年前的事,这两年里,母亲坚持服药并不定期去医院做血常规化验。前段时间,正常服药的母亲却出现血小板指标居高不下情况,于是我决定带母亲到上海瑞金医院看看。

费尽周折后,专家门诊网上预约挂号成功。星期三下午,我带母亲坐动车去上海。母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,平常很少出过远门,这是她第一次坐动车,显得很开心。从虹桥火车站出来,我们坐地铁去宾馆。在地铁里,母亲孩子般好奇,东张西望,然后大发感慨地说这车坐着真舒服,就跟在家里一样。到宾馆已是晚上九点,母亲因旅途劳累很快入睡,我却有无睡意,印象中很久不曾与母亲如此近距离地睡在同一个房间的两张床上,听着母亲均匀的鼾声,内心突生无限爱怜,只愿一生辛劳的母亲晚年安康。

第二天,因取号时间为下午13时,为避免错过时间,我们提早一个多小时到达医院。可我们挂完号后,医生却迟迟没来,一直等到下午两点钟,医生才姗姗来到。我们是第一号,不等医生坐定,我就迫不及待拿出母亲的一系列就诊材料。医生一边查看化验数据,一边详细询问病情,然后明确告诉我:“从你母亲情况来看,只需稍稍调整一下药物剂量就行。”我顿时如释重负。

走出就诊室,母亲一脸茫然地说:“真是的,我坐在那儿,医生连看都没看我,就跟你说了几句话,这就算看过了吗?”我笑道:“医生

主要是看那些化验单,看不看你并不重要,我已把你的病情向医生说清楚了,你就放心吧。”“早知这样,我就不用大老远跑这儿来了,你把那些东西带过来给医生看不就得了。”“带你到上海来开开眼界,乘动车,坐地铁,住宾馆,有空再去逛逛大商场,不是挺好吗?”母亲笑了,紧紧地拉住我的手,生怕我一不小心把她弄丢了。

在这一天半的奔波途中,我们基本选择坐地铁,每次通过闸机验票时,母亲就抱怨:“干嘛拦着人家呀,这明摆着就是讨钱嘛。”在10号线出站口,我们因票额不足,而出不了站,母亲使劲掰闸机栏杆,我说要先补票才可通行,母亲又嘀咕:“明明买过票的,却还要拦着人家,真不讲理。”给每张票补一块钱后,再次验票,顺利通过,母亲反倒乐了,笑呵呵地说:“这东西还真够聪明,少付一块钱它也知道。”在换乘地铁过程中,经常需乘自动扶梯,可母亲一见那玩意儿就怕,总是坚持一级一级地沿着石阶走上去。她还振振有词地说:“多走几步有什么不好?锻炼身体嘛,哪像这些年轻人,懒得一塌糊涂。”想想还真有几分道理。

从上海回来后,母亲逢人便讲,这次去上海大开了眼界,见识了很多从来没见过的东西。我听了,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一直没能带父母去旅游,现在他们老了,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,作为儿女,即使有这份孝心,也会因为这样那样的顾虑而取消远行安排。

女儿如我,真的很惭愧。

抹不去的心灵创伤

记得考进雁荡初级中学不多久的某一天,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夹着一叠刚批改的试卷走进教室,同学们立马停止了喧闹,静静等待老师评卷。王老师宣读了满分同学的名单后,立即板起脸孔,神情异常严肃地说:“这次考试,发现了两名作弊的同学,可耻啊!”

那时,初一学生还戴红领巾,我是刚刚被选上来的大队学习委员。听老师说有人作弊,便觉得自己责无旁贷,应该挺身主持正义,于是便大声要求老师把作弊的人揭发出来,同学们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,也都随声附和地叫嚷着。

“那我就不客气了!”老师歪过头,目光斜视着我说,“这两个同学就是张鹤鸣和他的同桌张定珏!两张试卷错的地方一模一样,铁证如山哪?”

真是晴天霹雳,五雷轰顶!我的脑子“轰”的一声几乎一片空白,接下来老师说些什么我就听不见了。我恨死了同桌,肯定是他偷看了我的试卷。考试前,他病了,语文是我帮他补习的。如果考砸了情有可原,干吗要作弊呢?弄得我百口莫辩。老师发还给我俩的试卷上各画了一只红红的大鸭蛋。终于熬到下课,我立即找同桌算账。同桌却要死要活地对天发誓,说要是偷看了我就是狗娘养的!都说到这个份上,难道他真是无辜的?

我拿过两张试卷一对比,果真有一处错误完全一样。那就是“逍遥”一词的解释,两人都把“自由自

在”错写成“自由自‘再’”。怎么回事?哦,想起来了!我赶紧把两人的笔记本都拿出来检查,原来我当初听课时将“在”字错写成“再”字了。后来,我给同桌补课时,他抄了我的笔记。所以考试时就一起出错了,问题就这么简单。

我心急火燎地拿着两张试卷和两份笔记本找到语文教研组,王老师不在,我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向教研组长反映。教研组长很和善,他觉得我说得很在理,还说等王老师回来时让他纠正过来。

我以为王老师会还我清白,甚至猜想老师为我纠错时我会大哭一场。谁知一连几星期,老师毫无纠错的诚意,似乎压根儿没什么错。

一天下午,上完语文课,老师照例拍拍屁股扬长而去。我忍不住要为自己讨个说法,便声泪俱下地向大家诉说冤情。我的画友施立勇安慰我说:“别哭,别哭,我为你报仇!”说着,拿起粉笔,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画。这幅画占据了整块黑板,画的是河边有一位先生在钓鱼,头歪向左边,眼神却向右边瞄。一看就知道画的是王老师,王老师的最大特点就是斜视。施立勇画他钓到一条大鱼,大鱼一半露出水面,一半还在水里。王老师翘起屁股使劲拉,裤子撑破了,放出两个臭屁,冒出两朵烟花,上面写着:“作弊!”“作弊!”意思是说,老师说我的朋友作弊就是放屁。

我的朋友画完了,招呼我欣赏

他的大作。我一看,“扑哧”一声笑出来。他可高兴了,说:“笑了,笑了,不要紧了!”教室里还响起一阵掌声来。

此后,我其实是在拿老师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原本,我最喜欢语文课,甚至连斜视的王老师也觉得挺亲切的,遭受“冤案”以后,我最讨厌上语文课了。每次王老师来上课,我半句也不想听,只是偷偷画歪头老师的怪模样,以发泄我的愤怒。

当然,今天的小朋友可以跟老师多沟通,不必用我那样的方法为自己申冤。我们那时是解放初,教师队伍良莠不齐,虽然有不少老师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,教书育人,为人师表;但也有个别老师谈不上有什么样的素质。这位王老师本来是教体育的,后来,因为师资紧缺,他便滥竽充数教起语文来了。他怕别人瞧不起,好不容易抓住两个“作弊”的,正可以炫耀一下自己的火眼金睛,结果却是抓错了,他是死活也不肯承认的,为了维护他的师道尊严,他宁可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一道深深的抹不去的创伤!

(因为当年我的朋友施立勇为我报了“仇”,我很感激他,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。十多年后,他的小妹想闯进电影界,我全力以赴通过夫人洪喜新在电影界的亲戚让她美梦成真。她现在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演员施建岚。曾经在电影《天云山传奇》中饰演过女主角冯晴岚。此是后话。)